

怀念祖父

宋建民

盛夏,我伫立在祖父的墓前,凝视着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墓碑。白底的墓碑上,镌刻着烫红的三行字迹。上方一行小字:“革命烈士遗址遗迹”;中间排列着七个大字:“宋人杰烈士之墓”;下方落款:“石门县人民政府立”。

视线越过墓碑,远处,是高耸入云的湘西五雷山脉。蓝天白云下,可以清晰地看见绵亘着的重峦叠嶂。墓地的前方,则是发源于慈利县苗市的道水河,这条常年流淌不息的小河,一直陪伴着在此长眠的祖父,度过了几十个春夏秋冬。

我不知道多少次到祖父墓前拜谒,但这次的意义不同以往。因为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祖父作为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若泉下有知,见证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辉煌历程,而自己曾为之献身的事业已取得让全世界为之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我想他一定十分欣慰。

此刻,我心里充满了对祖父的敬仰和思念。过去从当地前辈口中听到的,和从相关史志上看到的有关祖父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

祖父宋人杰,1901年出生于石门县官渡桥宋家塆。他的父亲是一名清代贡员,幼年在父亲的熏陶和教诲下,就显示出异于常人的聪慧天资。6岁读私塾时,祖父已能熟背唐诗宋词、《三字经》和《论语》部分章节。12岁进入石门县第二高等完全小学(今夏家巷花山寺旁),后考入石门中学,与王尔琢、郑洞国为同班好友。在校期间,他常与王尔琢、郑洞国等同学议论时政,立志忠心报国。从少年时代起,就有“不为人杰,亦为鬼雄”的凌云壮志。初中毕业,王尔琢考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后考入黄埔军校;郑洞国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后考入黄埔军校;祖父考入常德高等学堂,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汉大学。至此,他们三个同班好友开始

了不同寻常的人生之路。

听家乡的老人讲,在常德高等学堂毕业后,祖父成绩优异,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因家中经济拮据,只好选取了距石门县较近的武汉大学。上大学的这点费用,也是在众乡亲的资助下勉强凑齐的。因此,在他年轻的心里,就立下了“要发奋读书,将来报答众乡亲”这样朴素的报恩愿望。

进入武汉大学后,祖父更加勤勉刻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大量中外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在校期间,他经常与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接触,积极参加武大中共党组织发起的学生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武大的传播做了大量工作。这时,他的视野更开阔,从一个农村青年逐步成长成为一名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战士。同时,他还与王尔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向他传递情报。1925年1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祖父自幼生长在乡下,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怀着深深的同情。从入党的那一刻起,他更坚定了理想信念,立志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献给为劳苦大众谋求解放的事业。

1926年9月1日,北伐军占领武汉,祖父为之欢欣鼓舞。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参与组织武大学生支持欢迎北伐军的活动。此前他还按党组织的指示,安排同乡好友王尔琢在武汉黄土坡21号民舍与妻女会面团聚,以叙久别的夫妻、父女之情。后虽因王尔琢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而未能成行,但王尔琢对祖父的这份情谊十分感激,他在给其父的“托孤书”中还专门提到了此事。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石门县城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一些意志薄弱者开始退党,有的甚至叛变投

敌,成为了敌人的帮凶。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祖父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1月,贺龙、周逸群等一行22人从上海来到石门夏家巷,计划与石门县委取得联系,开展武装斗争。祖父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情况危急,马上设法联系上了贺龙随员黄鳌,这位曾在武汉认识的游击队负责人。经黄鳌同志引荐,祖父连夜见到了贺龙,及时将石门县委遭敌人破坏、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叛变投敌并要联合民团一道抓贺龙的情况作了汇报。在劝贺龙一行赶快离开这危险之地后,祖父紧紧握着贺龙的手压低声音说道:“总指挥,让我跟你们一起干吧!”贺龙非常感动,小声对祖父说:“半年后,我带队伍来接你。”接着贺龙、周逸群一行与祖父告别,乘着夜色走小路、穿荒滩,继续西行,经慈利回桑植洪家关去了,由此躲过了一劫。

1928年3月,军阀43军雷世光师开进石门,23日突然包围了石门中学,将祖父宋人杰等人逮捕,押至雷世光师部驻地一一进行审讯,对祖父进行了七天七夜的严刑拷打,要他交出地下党员名单,并劝他脱党自首。面对敌人的酷刑淫威,祖父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敌人无计可施,3月29日(农历二月初八),祖父被国民党反动军阀杀害于石门县城近郊的尼古滩,时年27岁。他为党和人民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51年,人民政府追认祖父为革命烈士。

伫立在祖父墓前,远眺着绵延巍峨的五雷山峰,回想起祖父短暂而宝贵的一生,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想,祖父有形的生命消失了,但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就像这高耸入云的青山一样,长留人间;他的英名,就像这涓涓不息的道河水,让人们永远铭记。在他短暂的生命中,书写出了灿烂、永恒的生命乐章,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怀念。

红三角邮戳

尹振亮

双休日闲暇,翻腾20多年前从部队带回来的那只“百宝箱”,几枚金光闪烁的军功章没能撩拨起我心底的涟漪,而那一大沓盖着红色三角形邮戳的信封却抢入我的眼球,戳破我封存的过往记忆。

这些年,伴随新兴网络信息的水涨船高,握笔写字铺纸写信的事儿都成了很多人“过去式”的记忆。而对于我来说,红色三角形邮戳却像把烙铁头刻在了心骨。

三角形邮戳,是国家给义务兵免费使用的。那时,我在连队,给领导当通信员,每天有项工作任务就是负责收发战士的来信、回信。地方上的来信都贴着一枚枚各式各样的精美邮票,而回信都统一使用红色三角形邮戳,像连队全是清一色的单身汉,没有一名异性出现。

使用三角形邮戳最多的时候,就是每年一到新兵下了连队,信件就会成倍地增长,同一个人,每天多的达近十封,给父母的,给亲朋的,给恋人的,信封什么款式的都有,通过信封和邮票,就能猜测出写信人的大概情况。每天上午,我都要拿着连队那枚红色三角形邮戳像机器人一样,“叮叮咚咚”地在一个个信封表面盖章。每次盖完章,尽管手臂有点酸痛,但有种成就感,觉得自己真的是位鸿雁传书的绿色使者。

30年前,当我第一次回到阔别1300多个日夜的老屋探亲,妈妈笑咪咪地捧出一个硬纸箱,我以为妈妈要送给我什么见面礼物,谁知道,她小心翼翼地掏出来的是我前几年写给家里的信函。妈妈歪着脑袋对我说:“自从

你去部队后,我就每天赶去村口等待镇上的邮递员,问他有没有你寄回来的信。”我休假半个月过去后,妹妹告诉我:“妈第一次收到你从新疆海岸寄回来的信函时,激动得哭了。”

望着近四年来,我写给家里的上百封家书,心里乐滋滋地跟母亲亲说:“你还把这些信收藏起来干什么,过去的事情又不能回头了。”母亲回应道:“蠢仔,你不知道吧,这些信里都塞满了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妈妈想你了,就拿出来叫隔壁的小玉念给我听,听着听着,我心里就踏实多了,顺畅多了,就不记挂你了。”妈妈的话,一字一句似针锥扎在我的心口,一种愧疚感顿时涌动在我的每根血管。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我的母亲,没进过学堂,斗大的字识不得几个,但她在旁人眼中,是个贤惠孝顺,吃得苦霸得蛮的女人;在我心中,是个比村口生长数百年的古松柏还高大的母亲。她做事不求快只求精,在她口中常挂着一句话:十快九马虎,慢工出细活。这句话,也影响了我一辈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妇女大多在家照看妇孺,喂养些家禽,母亲因擅长一些手工艺活计,特别是她纳的千层鞋垫、口水垫,缝制针绣的荷包、枕套、小孩肚兜等物品,在镇上都是抢手货。每次逢墟时日,只要她提几样“绝活”去圩场售卖,还没把东西亮出摊板,那些慕名而来者就会抢先购买。

等我从愧疚中缓过神来,母亲又从硬纸箱里拽出了一沓花色各异的千层鞋垫,并一边解开捆在鞋垫上的红布巾,一边抬头盯着我说:“孩子,这是妈妈给你纳的鞋垫,你休

假完了就带回部队去,穿着它会稳些些。”从妈妈手中接过千层鞋垫,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在每只鞋垫上都绣着一枚红色“三角形邮戳”。我把鞋垫一双双摊开,每双鞋垫上还针绣着一串数字:1984、1985……1989。望着鞋垫上的图案与数字,我瞬间想起了那首“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古诗词。

我故意问母亲:“这鞋垫上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呀?”母亲饱含深情地说:“啥意思?你真的不懂?就是你当兵走后,我每年都给你绣一双鞋垫呀。”“那为什么要绣三角形邮戳?”妈妈说:“没别的意思,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图案,那天,刚好你寄信回来,信皮上盖了个红色的三角戳,我觉得蛮好看,所以就用了这个图案。”那天,母亲十分开心,她把自己埋藏在心底里的话儿都给儿子讲了。

接过倾注母亲血汗、挂念与期盼的几双千层鞋垫,我的手里似乎捧着泰山般的重量。我知道,我捧着的是晶莹剔透的母爱深情。我的眼眶里跳出了泪滴,溅落在鞋垫上,也溅落在我的心坎里。

探亲期满,回到部队,我把母亲一针针一线线绣的鞋垫放在鞋底,让它化作我前行的动力,成为我奋进的“脚踏板”之后,我不仅连续荣立了三次军功,而且还在全海军的业务技能大比武中多次夺冠,被授予为导弹技术检测“优秀号手”“十佳标兵”等。

穿着妈妈线纳的绣着红色“三角形邮戳”的鞋垫,真的很稳脚,她让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山里娃,走进了芸芸众生的城市,走进了海阔天空的文学殿堂。

芒种

地熬油费火。老父亲的扁担越发弯曲了,老母亲的背篓愈加沉重了,望着父亲那刚毅又难遮瘦弱的身影,看到母亲那倔强却日益憔悴的面容,我的心五味杂陈地翻腾……

天下父母的苦忙犹如春蚕吐丝,没日没夜的操劳无非是不想亏待自家的子女,而天下子谁又不是无可奈何地亏欠着父母,常有“子欲养而亲不待”之痛?

触目所及尽是“及时趁芒种”的世界,到处在忙,满眼是诗,遍地是梦。

在小满和芒种之间奔走,我生怕惊扰了这片蓬勃繁忙的景象。急切匆忙间,我又唯恐因无知迟疑而错过了这个大好时节。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万物并作,人类没有不忙碌的理由,忙碌本是天玄地黄的古老法则。然而,冰雪聪明的人有时候源于慧觉,有意无意地疏远了忙碌。慵懒在一定的时候总要占据一个人的一片心空。

我们明明懂得“今日何其少”“明日何其

文学评论

翻腾的母爱与诗情的写照

——读胡晟诗歌集《疼痛的远方》

王干

作为一位诗人,需要敏锐的艺术感受。胡晟的敏感程度,显然高于常人,那些触动他诗感的元素,常常来自日常生活的赐予。在读他的《疼痛的远方》时,我发现他诗意的触角极其发达,既能在乡村的记忆里找到诗意,也能在亲情中感受到大地的感受和厚重;既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那些隐藏诗意的角落,也能在工作的事项处挖掘出诗情与哲思。

今年春节,我去给王蒙先生拜年。先生问我对某次诗歌论战的看法,我说评价一个诗人的优劣,不是看他最差的诗歌,而要看他写得最好的诗。对一座山峰高度的认定,是以它的海拔作为最后的标准,而不是山腰的亭子和水池,也不是山顶上空飘动的气球。王蒙先生点头:“你说得有道理。”

依据这一原则,我想重点谈一谈胡晟书写母亲、书写亲情及乡情的诗歌。胡晟写母亲的诗歌很多,完全出自真情的流露。他对母亲的爱如此深沉:“当一片蛙声把一枚荷叶顶出水面的时候/荷花分挽了六月/母亲分娩了我”。他将这样的血肉之情写得浪漫而清新,“荷花”“六月”“蛙声”记录了那样一个平常而又不平常的日子。一个孩子的诞生,对这个世界来说,增加了一个新的生命;而对于母亲来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胡晟善于书写真情,但真情不是直抒胸臆,要通过意象来呈现,才有味道。胡晟善于捕获意象,善于转虚为实,转实为虚,情思哲思交相辉映。这本诗集的第一首这样写道:

夕阳被稀饭熬烂
糊里糊涂粘着岁月
在薄薄的云层里
翻晒着自己的阴霾

父亲将一天的收获和疲惫
扛回了家
母亲打下收条
然后捧一把唠叨
小心翼翼地擦洗
父亲满身的尘埃

炊烟赶走了夕阳
占据了整个村子
傍晚傻傻地等待
明天升起的太阳

在这首诗里,作者也表达的是母爱、父爱,但诗人巧妙地将这种感情转化为乡村的生活图景,“夕阳被稀饭熬烂”,这是心灵的语法。一个“熬烂”,堪称“诗眼”,夕阳西下,晚霞在缓缓地燃烧,而母亲正慢慢地熬稀饭,等待着亲人的归来。黄昏时分的乡村场景,父母劳作的辛苦,亲人之间的温情,全在短短的诗句中得到充分表现。

在他关于母亲的诗篇中,时有金句出现:

“站在家门口
母亲把目光
擦得锃亮”
——《归家》

“我的骨头像母亲的骨头
像织布机的骨头
脸,像母亲用黄泥子染出来的布”
——《一瓢米汤》

“月光下
故乡很亮
母亲把皱纹铺成一条小路
我沿着小路回家”
——《归——写在中秋节》

这样的句子,让读者在读的时候,仿佛目光也被照亮了。原来人类的爱如此日常,又如此深藏,诗人的爱温暖而悲悯,仁慈而苍凉。

是诗意照亮生活,还是生活照亮诗意?这是诗歌的不同取向。胡晟属于诗意照亮生活这一派,他在生活当中处处找到诗意的存在,他以强烈的主观的情怀去浸泡生活、记忆和经验,所以他的诗有着浓烈的修辞意味,“炼字”“炼句”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作风非常明显。

所以,他把诗集取名为《疼痛的远方》。对一个诗人来说,一首诗的诞生,也是一次分娩、疼痛;但远方的憧憬,远方的期待,远方的爱,才是诗永恒的魅力。



湘韵

汉诗新韵

咏紫薇

岱松

绿裳摇曳向薰风,身自芊芊气自雄。
不与天桃争样貌,偏欹莲叶接苍穹。
谁言人事千般好,岂敌花期百日红。
怒放青春无怨艾,惟留丽质夏秋中。

简人卫

解救一只可怜的小猫

晚上十点,丹儿来电话说,这两天一直听到有猫叫,经她到处查看,原来是邻居家腾空准备重新装修的房子护窗外,有一只可怜的小猫。也不知这只小猫是怎么落到这个狭小空间的,丹儿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把它弄出来。

我闻讯立马前往解救。找来一块长木板做跳板,我探出去半个身子,将木板顶在对面的护窗上,这边伸直手托着。小猫看到有人施救,叫得更厉害。我轻声呼叫它:“别怕,沿着木板过来。”小猫真的很通人性,打量一番后,小心翼翼地从木板上慢慢爬过来,并跳到了我的怀里。

我抱着它轻轻抚摸,感觉它严重营养不良。不知是谁遗弃的宠物,还是原本就是一只流浪猫?我把它抱进厨房,想让它喝点水解渴,这时小猫咪拼命挣扎,我只好把它送到一楼,可它在我的脚下一直弓着腰赖着不走,并且一直望着我叫唤。我估计它是饿了,赶紧返回楼上,让丹儿找找有什么吃的。丹儿拿出了她最爱吃的香肠,我又迅速下楼,小猫咪却不见了,我四处寻找并轻声呼唤,一个黑影突然窜到我的脚下,小猫咪居然又来到我的身边。我俯下身子,把香肠递到它的嘴边。好家伙,这小东西二话不说,一口咬住狼吞虎咽起来……

动物和人一样,知道怎样求救,知道谁对它好。在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爱都是平等的!

